

惊险捡回一命后,没小几岁的患者硬要认她为干妈

这对医患“母女情”,延续了大半辈子



晚年蒋菊芬(左一)和老同事们在一起

“

你对患者付出多少,患者就会回报你多少。医生和患者之间的信任和感情是相互的。

——蒋菊芬

本报记者 张冰清
通讯员 孙美燕 魏安东 陶熙文

“对待患者,要像亲人一样。”浙大医院主任医师蒋菊芬总是这么说。

事实上,真的有一位病人,被她认作干女儿。

因为一次凶险的抢救,两个原本素不相识的家庭产生了紧密的联结,开启了一段跨越大半辈子的医患情……

险些在逃难路上被丢弃 日后成长为专业大医生

蒋菊芬1937年出生于江苏宜兴,一出生就遭遇日本侵略的战火,举家逃难。

逃难路上,母亲担心幼小的她连累大家庭,两次将她丢弃在路旁。第一次被父亲发现,第二次被哥哥捡了回来,“我哥哥后来常说,如果那时候把你丢了,那以后中国就少了一个大医生。”

蒋菊芬家是中医世家,她报考大学时理所当然填报了医学专业。1960年3月,由于成绩优异,她和其他70多名学生提前从原浙江医科大学医疗系毕业。

提前毕业的学生中,绝大部分都留在学校任教或到几个综合性医院工作,只有她被分配到浙江省妇女保健院(即浙大妇院),因此被大家开玩笑叫做“独养女”。

工作后,蒋菊芬受到了浙大妇院时任院长刘天香教授的重用。刘院长亲自带着她看门诊,教她怎么做检查,帮她修改病史,还叮嘱她下班后多看书,时不时检查她的读书报告。

当时医生资源紧缺,各家医院都“求贤若渴”,才得以催生出“大院长+小医生”这样的奇妙组合。在刘院长的信任之下,她渐渐崭露头角,开始担起更重的职责。



扫一扫二维码
阅读
《寻找浙江医脉》
专题

率先开展阴道镜筛查 排除宫颈癌保住子宫

上世纪70年代末,浙大妇院引进了三台昂贵的“大家伙”——宫腔镜、腹腔镜和阴道镜,全是德国进口。

蒋菊芬和同事蒋月英被指派攻克阴道镜这个难关。她记得,由于设备贵重,阴道镜被锁在一个专门的房间,她和蒋月英一人一把钥匙,其他人都进不来。

这台阴道镜的用途是宫颈癌的早期筛查,当时国内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,她和蒋月英只能查看国外文献一点点摸索。

第一年,他们免费给疑似宫颈癌患者做检查,积累了第一手的病例和资料,后来逐渐广泛用于临床,并先后在全国性刊物上发表《阴道镜诊断子宫病变的评价(附305例分析)》等论文。

其中一位绍兴的病人令蒋菊芬印

象深刻,“她是哭着来找我的,当地医院怀疑她是宫颈癌,要手术拿掉子宫、淋巴清扫,但她还没生过孩子,不愿意切子宫。”

蒋菊芬先仔细看了看病人的宫颈刮片,觉得看起来不太像宫颈癌,随后又用阴道镜做了两次检查,结果活检都没查出癌细胞。根据经验,她判断这是宫颈中度糜烂,而不是宫颈癌。

病人相信她的诊断,没有接受子宫切除手术,而是进行了激光治疗,三个月后宫颈的糜烂果然消失了。

阴道镜宫颈癌早期筛查技术相对成熟后,蒋菊芬和同事开了培训班,将最新技术教给全省的妇产科医生,“我们制作了几百张幻灯片当作课件,可惜现在都已经遗失了。”

扎两只小辫子的年轻医生 给没小几岁的患者当干妈

今年年初,蒋菊芬的老伴去世了。此前,身患尿毒症的老伴在医院断断续续住院6年,时不时有一位姚女士到病房给他理发。

这位姚女士,是两位老人的干外孙女,是蒋菊芬多年前一位病人的女儿。这两家人的渊源,可以追溯到蒋菊芬还是个小主治医师的辰光。

那时,蒋菊芬才30岁出头,扎着两条小辫就更加显小。一天她正准备下班,省卫生厅的一辆救护车停在了医院门口。德清人民医院一个产妇病情危急,急需派医生前去抢救。

“我当时年纪轻、身体好,也没有多想,带着一把产钳和800cc的血就上车了。”到了德清一看,这是一个产前子痫的产妇,生了一天一夜都没生下来,生命体征微弱。直到现在,子痫仍然是世界范围内的威胁产妇生命最常见、最凶险的疾病。

这时,她才后悔没有带上一个助产士,但也只能硬着头皮上。先给产妇打

一针催产素,产钳用酒精烧一烧、泡一泡消毒,直接把孩子从产道拉出来。拉出来一瞬间,鲜血如决堤般涌出。

蒋菊芬带的800cc血根本不够用,好在当地朴实的农民自发排队献血,填补上了血液的空缺,当晚产妇共输血3000cc。随着天光渐渐亮起,产妇终于在黎明5点多苏醒了……

虽然孩子因为宫内窘迫没有存活下来,但产妇深知她这条命是蒋菊芬艰难“捡”回来的。几个月后,夫妻俩带着鲫鱼、河虾来到杭州,非要认蒋菊芬当干妈。

“我那时候三十多岁,她二十多岁,相差没多少岁,我怎么好意思当人家干妈呀。”蒋菊芬一开始连连拒绝,后来还是同样农村出生的爱人点头,才认下了这个干女儿。

此后的几十年里,两家人一直保持着往来。后来干女儿年纪大了走动不便,就换当理发师的干外孙女来看望。多年来,干外孙女还承包了二老的理发。